



海峡原创长篇精品

周思源 单玫 著

魏孝文帝



平城拓跋，千秋伟业志一统；
洛阳元魏，万世师表归正宗。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

海峡原创长篇精品

魏孝文帝

周思源 单玫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魏孝文帝/周思源,单玫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14.4

ISBN 978-7-5550-0093-8

I. ①魏… II. ①周…②单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9364 号

魏孝文帝

周思源 单玫 著

责任编辑 何欣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-87536797

印 刷 中闻集团福州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1

地 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33 号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90 千字

印 张 26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093-8

定 价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前言

汉族的前身是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族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，形成了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庞大民族。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，不断有其他民族融合进来。这种融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，带头人往往都是该民族的王室成员甚至帝王本人，他们钦慕汉文化，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。魏孝文帝拓跋宏（467—499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。

拓跋宏虽然享年仅三十三岁，但是他一生跌宕起伏，极富传奇性，从一出生就生活在复杂诡谲的宫廷斗争中。五岁时，献文帝拓跋弘忽然宣布不做皇帝了，让太子拓跋宏即位为帝，拓跋弘做了太上皇。六年后的一天，执掌大权的太上皇突然暴薨，死于鸩毒，“时言太后为之也”。十一岁的拓跋宏继续当他的皇帝，但是朝政大权掌握在临朝称制的冯太后手中。几个月后的冬天，曾亲自抚养教育他的冯太后，下令毒打这个小皇帝，并且将他关进冰冷的屋子里单衣禁食，他差一点被冻死、饿死。冯太后还打算废帝另立，由于群臣反对而作罢。冯太后自省后，祖孙不但和好，而且感情亲密远过于初。拓跋宏亲政后事无巨细“一禀于太后”。在冯太后的指导与推动下，他大力进行改革，在魏朝推行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三长制、均田制、租调制和俸禄制等。太和十四年（490）冯太后去世，拓跋宏悲痛欲绝。这位冯太后谥文明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北魏文明太后。

太和十七年（493）拓跋宏服丧三年期满，他尽起京师全数精锐和各州军百万余众，以南征为名，迁都洛阳。一些鲜卑贵族和汉族高官，拼命反对迁都和各种不利于他们的改革，先后明里暗里进行了多次破坏。一次次阴谋都被拓跋宏粉碎，惊心动魄。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，拓跋宏冲破一切阻力，坚决推行一系列汉





化改革，其中一项就是将鲜卑一百多个姓氏统统改为汉姓，拓跋氏改为元姓，他的名字便由拓跋宏改成了元宏。在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中拓跋宏巧用计谋，一代明君风范展露无遗。然而，因为宠幸一位妃子导致后宫起火，事发之后，他大受打击，身体状况急转直下，至于病逝。

拓跋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，少数民族领袖带领本民族主动融入汉族的伟大代表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尽管《魏孝文帝》使用了大量史料，不过它仍然不是历史，而是小说。

作者

2013年3月25日

导 读

一首歌听多了会印入脑海，时不时不自觉地哼唱，没想到书看畅快了，也有类似反应——读罢《魏孝文帝》的两三天中，我没头没脑地念了好几次“大魏欲以文化天下，亦应化天下文壮我自身……”只差没一甩袍袖了。“以文化天下”——这可真是《魏孝文帝》一书的主题词。其典或出自《易经》：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“人文”区别于自然，有人伦之意；区别于神理，有精神教化之义；区别于质朴、野蛮，有文明、文雅之义；区别于战功、武略，有文治教化之义。可见所谓“人文”，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区别，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。而北魏，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帝国，“始终具有部落的遗习和野蛮人的残忍”（柏杨《中国人史纲》），以这样的“文”能化天下吗？如果不能，那要以怎样的“文”化天下呢？循着这一思路，重新去想这部小说，其中情节一幕幕地“回放”，然后“闪回”，最终“定格”在了魏孝文帝的祖母太后，史称“文明太后”的冯雁四十一岁那年的寿诞大典。

那一年，是北魏的朝贡大年，孝文帝拓跋宏趁机邀西域各国派使者前来，为太后做寿，以补头一年因多地干旱减产，取消庆祝活动的遗憾。庆祝之地在平城（今大同，北魏当时的都城）以西的灵泉池，鄯善、龟兹、疏勒、于阗、者舌、粟特等共计三十七国使臣齐聚一堂。拓跋宏为此事筹谋已久，诸般细节无不精心安排，连大家用餐的碗碟都是特意向南朝齐国的官窑定制而来的青花瓷。更让太后惊喜的是盛宴的余兴节目，“在座者会歌献歌，会舞献舞，各言其志”。这对各少数民族来说自非难事，大魏皇帝更与从小一起在太学读书的几位宗室唱起了《劝戒歌》：“小儿须牢记，做人贵仁义。孝敬老双亲，爱悌姐与弟。刻苦读诗书，





诚实永不欺。为君爱黎民，为臣忠社稷……”这正是冯雁为教育幼帝亲自编写的，史书上说她“作《劝戒歌》三百余章，又作《皇诰》十八篇”，用心良苦。而太后自己也即席唱起了《鸿鹄歌》：“鸿鹄高翔兮，茫茫北海。长天放歌兮，苍苍南溟。河、济、淮、江，皆吾家兮！泰、华、恒、嵩，皆吾家兮！河、济、淮、江，皆吾家兮！泰、华、恒、嵩，皆吾家兮！”“文明太后”的鸿鹄之志，在这首浩浩然有王者之气的歌中表露无遗。

这场盛会在《魏孝文帝》一书中极具象征意义。看得出来，这是一场“戎华混一”的盛会。虽然来的大都是少数民族国家的使节，而北魏也是鲜卑人建立的，但皇帝和太后时时处处以汉文化的承继者自居，有着“以文化天下”的雄心。这也许与北魏皇室对自己的认识大有关系：据《魏书·帝纪第一》，“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，或内列诸华，或外分荒服。昌意少子，受封北土，国有大鲜卑山，因以为号。其后世为君长，统幽都之北，广漠之野，畜牧迁徙，射猎为业，淳朴为俗，简易为化，不为文字，刻木纪契而已。世事远近，人相传授，如史官之记录焉。黄帝以土德王，北俗谓土为托，谓后为跋，故以为氏”。既然认定了“夷夏共祖”，本民族和华夏族（汉族）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，那么北魏自开国始，便提倡学习汉文化、推行汉制，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。

但是，这一场盛宴并非始终歌舞升平，其前后有不少或明或暗的不谐和音。明的，是太后、皇帝一行从牛川来灵泉池的路上，于三灵峡中了埋伏，叛军头目是此前为太后诛杀的丞相乙浑之侄。是役，首席侍讲申文秀中箭受伤，这让早已对他心生情愫的冯雁揪心不已。而暗的，是早在拓跋宏与宗亲近臣偷偷商量怎么为太后祝寿时，冯雁已经得到了候官（密探）的报告，心中暗自生疑——也许一直到这场寿宴结束，她才算是对自己这个孝顺乖觉的皇孙彻底放下心来。

显然，对这场皇家大戏来说，宫闱中和朝堂上的明争暗斗都是看点，《魏孝文帝》写得精彩。千百年后，我们冷静思考，发现变革者和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似乎是永恒存在的。

我们不妨来看看冯太后和魏孝文帝有哪些“变法改度”的措施：整顿吏治，推行官吏俸禄制；清查户籍、土地，废除晋代以来的宗主督护制，实行三长制、均田制和租调制。必须指出的是，这些措施完成了北魏的制度建设，不仅大大增

强了国力，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，如均田、租调等制度一直沿用到了唐中期。在力排众议，迁都汉文化根基深厚的洛阳之后，魏孝文帝更是摆脱旧势力的阻挠，自上而下地推行汉化。他下诏“革衣服之制”，他本人和百官不再穿鲜卑服，改穿汉服；朝堂之上禁用鲜卑语，三十岁以下的都要说“官话”（洛阳一带的话，相当于今之“普通话”）；改鲜卑姓为汉姓，将皇家姓氏“拓跋”改为“元”，意为“天下第一姓”；凡是从平城等北地迁来洛阳者，死后葬于河南，不得北还……小说自然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罗列诸般政令，但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其革新力度之大。对曾经的游牧民族、当时“部落大人制度”残留仍十分浓厚的鲜卑人来说，这些举措可谓翻天覆地。

要知道，建立北魏的这支鲜卑族裔，文明程度是比较低的。在酋长们的意识中，所谓国家，不过是扩大的部落。在魏孝文帝“变法改度”之前，官员们都是没有薪俸的，是以贪污勒索横行。至于宗主对其属下农奴，更是视为私产，大灾之年，宁可他们活活饿死，也不准其外出乞讨活命。

了解这些背景，就不难想象，如此激烈的改革措施，将受到某些既得利益受损的鲜卑贵族何等猛烈的反对。小说围绕以冯太后、孝文帝为首的革新力量与拓跋丕、拓跋目辰、穆泰等保守势力的反复博弈这个中心，展开了重重波谲云谲的情节。

作为主要反对派的东阳王拓跋丕，据史书记载，“雅爱本风，不达新式。至于变俗、迁洛，改官制服，禁绝旧言，皆所不愿”，但孝文帝念他年事已高，“亦不逼之”，对他上朝仍穿鲜卑服饰，“亦不强责”。但“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”，终于谋反。孝文帝念拓跋丕年近八十，只杀了他的两个儿子，将他贬为庶民（《魏书·列传第二》）。

小说中，拓跋丕在朝堂之上的态度始终具有迷惑性。当帝、后试图打破宗主督护制、推行均田时，他说起话来滴水不漏，既赞同改革，赢得帝党的赞赏，巩固了自己的元老地位，又“语重心长”地谏言“应从长计议，慎之又慎”，谁也不得罪；私下里却与同僚交心：“此次改革乃太后与皇上旨意，势在必行。反对何益？如今真正可行者是如何使改革对我们损失最小，而得益尽可能最大。”待到孝文帝宣布将御驾南征时，他先是大加反对，甚至不惜举出苻坚之覆灭的例子





来触龙颜，谁知窥见皇叔任城王拓跋澄似乎与皇帝达成了某种默契后，便立马改弦更张，模棱两可地表示“南征之事老臣与任城王同”。孝文帝以南征之名尽拔百官、精锐之军而行，实则是为了一举迁都。消息传来，拓跋丕愤愤不已，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了这一重大决策之外，“远之则怨”的小人嘴脸毕现。

但是说到底，拓跋丕起意谋反还是因为对孝文帝的彻底绝望。他意识到，皇上革故鼎新的脚步已经越迈越大，对鲜卑贵族来说，在政治、经济乃至民族上所拥有的特权势必一去不复返。作为一名在朝为官已逾五十年、南北征战无数的老臣，拓跋丕其实深知北魏积弊重重，若真想要有所作为，确实需要改革。但他“不希望动静太大”，就愿意“守着北方过舒服日子”，什么“混一戎华”，“那我人数远远不如汉家的鲜卑人的特权岂不将丧失殆尽了么？天下乃我鲜卑人打下来的，须得我鲜卑人坐天下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不是拓跋丕，也会有其他鲜卑贵族出来搞暗杀、图谋反。在孝文帝出生前两百年，就有一个惊人相似的例子：曹魏景元二年（261），当时的鲜卑大汗遣子留居洛阳（“沙漠汗以国太子留洛阳，为魏宾之冠”）。太子深受汉文化的影响，极度保守的鲜卑贵族于是担心他一旦掌权，将会进行改革，损害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（“太子风采被服，同于南夏，兼奇术绝人，若继国统，变易旧俗，吾等必不得志”），“乃谋危害”，终于矫诏杀了他。可见，私利为先，一叶障目，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有，如果改革者惮于触动既得利益集团，对他们的表面逢迎、背地里耍花样认识不清，那可是要栽跟头的。

为什么孝文帝铁了心要进行汉化改革？我们不妨回到冯太后的寿诞盛宴，重听那曲《劝戒歌》。不难发现，太后编写的歌谣，所包含的无非“仁义孝忠信，礼耻恕中和”之儒家精义。鲜卑人没有文字，拓跋宏从小接受的是纯汉化的教育，首席侍讲申文秀便是从南朝归顺而来的。这样培养出来的接班人，其倾向可想而知。但这并非冯雁的首创，事实上拓跋氏历任皇帝都有着较高的汉文化修养。北魏开国之君道武帝即崇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大一统之美”（《魏书·太祖纪》），他在京师平城设立太学，置五经博士，大量培养儒生，国子大学生多达三千人，从而使汉文化通过“学校—官员—政策”的官方渠道比较顺利地进入全社会，为鲜卑族与汉族融合奠定了思想文化与人才的基础。先进的文化促进了北魏

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，也加强了包括鲜卑、汉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，拓跋氏的魏国在北方诸国中变得格外强大与稳定。因此，到北魏第七代孝文帝拓跋宏时，改革突飞猛进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在小说中，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，有着自己的深谋远虑。他认识到“纵观历史，朝代更替，不可避免……大魏不会亡于朕之手，但终有亡国之日”。而“黄帝以来两三千年，炎黄之华夏族不断壮大。大汉四百年基业，使汉文化更加充满活力”，“短则几十年，长则两三百年，必定又会改朝换代，而其皇帝必系汉族”。欲为鲜卑人谋一永世安定之策，那只有改变姓氏，融入汉族：“用汉姓之后，鲜汉最主要之区别消失。他年汉族再建立朝代，我鲜卑子孙即可无后顾之忧了。”我们无从断言魏孝文帝是否有如此唯物的认识，但回望这段历史，我们可以发现：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主要是北方十六国末期，大量少数民族成员融入汉族，而有些原本人口众多的民族，如鲜卑、羯、氐，至隋唐竟逐渐消失了。他们到哪里去了？“他们全都习得中国的农事生活，及相当的教育程度，他们在当时已无异于中国人之一部分了。”（钱穆：《中国文化史导论（修订本）》）这便是民族融合！汉族在不断壮大和汉文化逐渐远播的同时，也吸收了各族的优秀文化，融汇了富于活力的基因。

走笔至此，我想起小说中另一场盛宴——

迁都洛阳尘埃落定后，孝文帝择吉日设宴款待群臣。“宴会开始后，乐声四起。广场西侧约近百人的教坊，编钟、石磬、陶埙、长箫、胡笳、羌笛、琵琶等各种乐器齐鸣，奏了一曲《万方融和曲》……这首曲子既有鲜卑族的粗犷豪放，又有北方汉族的大气悠远，阳刚、阴柔相得益彰”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原来是乐府将汉族的韶乐、雅乐，鲜卑乐、敕勒乐、柔然乐、西域乐搜集起来，自度新曲，并采用各族各地的乐器，才成就了这一首各族文化融合共生的曲子。

以文化天下，万方融和，你中有我，我中亦有你。显然，这正是《魏孝文帝》一书最恰当的主题曲！



目 录



第一章	弄假成真	1
第二章	京师戒严	38
第三章	废黜幼帝	64
第四章	选妃之恼	99
第五章	帝后同歌	120
第六章	变法改度	145
第七章	走出阴影	174



第 八 章	最高统帅	199
第 九 章	皇帝异常	221
第 十 章	巧计迁都	256
第十一章	冯蕙回宫	284
第十二章	黄河风浪	311
第十三章	太子叛逃	339
第十四章	永世之憾	365

第一章 弄假成真

已经当了整整十八年皇帝的拓跋宏，望着渐行渐远，不时回头满含哀怨地朝他投来越来越绝望一瞥的冯蕙，心中不禁涌起深深的惆怅与沉重的内疚。他责怪自己到头来还是没能够实现对她的承诺，何况她的不幸还不仅如此！最终结果更是不得而知。

拓跋宏对十八年前那日的许诺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，是因为记性极好的冯蕙曾经多次提起这个金口之诺。她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要不然拓跋宏根本就不记得有过这回事。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拓跋宏不再说“定会兑现此诺”，改口比较符合身份礼制了，但也从未否认过确有其事。

做出这个至关重要承诺的时候，他，五岁。

又过了多年之后，当拓跋宏深知自己即将跨过生命终点的门槛，准备降遗诏决定冯蕙未来的命运时，又想起这件事来。他总觉得当初冥冥之中仿佛有什么力量，将这个魔咒紧紧地套在了自己的头上，陪伴他度过了这朝政波澜壮阔、跌宕起伏而后宫却黯淡失望的一生。

拓跋宏记得，那是一个天蓝得连一丝白云都不见的温暖早晨，微风中散发着一阵阵淡淡的树木与青草香味，与平城*仲秋季节的绝大多数早晨没有一丁点两样。可他绝对想不到，恰恰就是那本来再平常不过的一天，不仅改写了大魏历

* 平城（今山西省大同市），北魏中期都城。北魏平城是在汉朝的平城县基础上扩建而成的。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（398）七月迁都至此，至太和十八年（494）北魏孝文帝，即本书的主人公拓跋宏迁都洛阳，共建都于此97年之久，前后经历道武帝、明元帝、太武帝、文成帝、献文帝、孝文帝共六位皇帝，成为当时北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





史，也提前将他推向了大魏朝廷的政治旋涡之中。

—

太子拓跋宏洗漱完毕，坐在榻上。板殿主事老宦官种行躬身走了过来，蹣在他身后，从案子上的红漆描金梳妆盒里，拿起象牙梳子，在拓跋宏的头顶上轻轻地梳理起来。种行目光低垂，小心翼翼地将太子的头发分成四络，编成四根辫子，用金线扎上，各系上一根红绸带。他前后左右看了看，微微点点头，用双手拢起四根辫子往上翻到头顶，再回卷成一个髻，套上一只红色的玛瑙珠环，用金钗固定住了，最后往发髻前插入一根金针。金针的顶端镶着一粒硕大的珍珠。这一连串的动作轻巧而熟练，小太子没有感觉到一丝不适。

“好了，请太子爷去给太后请安吧！”种行躬着身轻轻地说。

忽然殿外有人大声道：“传太后口谕，今日太后与皇上有事，着太子不必去请晨安了！”慈安宫宦官跨入了门槛。

拓跋宏一脸疑惑，仰起小脸正想询问，突然板殿外传来一阵唧唧喳喳的声音，他立刻兴奋起来，朝着慈安宫的宦官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公公请回吧。”话未说完，便已飞身跑出殿去。

拓跋宏知道是谁来了。冯蕙银铃一样清脆的笑声，还有冯芸、冯兰充满稚气的欢呼声，已经飞了进来。

一个珠圆玉润的女孩，头梳两个高髻，着交领红色上衣，一见到拓跋宏连忙跪下。紧跟在她身后的两名小女孩也快步上前，学着她的样子提了提长裙跪在地上，齐声道：“冯蕙、冯芸、冯兰给太子殿下请安！”

“平身吧！”拓跋宏笑眯眯地说。

拓跋宏看到这姐妹三人特别开心。近日来，每天一早给太后请安回来，用完早膳后，三姐妹就会过来和他玩上好半天，这是太后的安排。早先，太后只是偶尔宣冯蕙姐妹三人进宫，然后着宦官宣拓跋宏，到太后的慈安宫和她们待上大半日。最近这些日子她们天天住在慈安宫里，而玩乐则到板殿来，连午、晚两顿饭都送来这里吃。不过太子吃的饭菜是宫里出钱，四荤两素一汤，只比皇上少两个

菜。姐妹三人的饭菜则是太后出钱，和太后一样，两荤两素一汤。拓跋宏的食案在上，她们三人合用一个几案置于侧位。有她们为伴，拓跋宏的饭量顿时见长。

冯蕙三姐妹是太后冯雁的侄女。作为姑母的冯雁一直在培养冯蕙姐妹和拓跋宏的感情，计划将来让三姐妹进宫，后宫就可太平无事了。拓跋宏有时提出要去冯家玩，只要不耽误开蒙读书，太后都恩准。

拓跋宏喜欢和三姐妹在板殿玩。虽然板殿只是个两进的小小院落，前后共十来间屋子，比起宽敞高大的慈安宫来小得多。慈安宫前后三进，是太后寝宫，规格上高于其他妃嫔的院子。宫内最大最宽敞的不是第一进，而是第三进，院阔屋高，后面还有一个长宽约三十步的花园，种着些奇花异草。东西两旁各有一个小跨院，住着太后的贴身宫女。

慈安宫宽大，玩藏猫猫老半天都找不着人，直到躲着的人高兴得咯咯大乐时才能发觉。并且那里的规矩多，拓跋宏多少觉得有些不自在。他很爱太后，也知道太后特别疼他，可他对太后又心存畏惧。太后可严厉了，犯了错的宦官、宫女都要打板子，起码二十下。所以，在慈安宫里他不仅时时提醒自己，也会像小大人一样地叮嘱冯家姐妹，千万不能犯错。

冯家姐妹跟太子才说了一会儿话，就见慈安宫的绿珠笑盈盈地带了两个宦官将三姐妹的早膳送过来了。绿珠是“十珠”之一。“十珠”是十几年前太后刚刚当皇后时挑选训练的十个贴身女兵，后来成为百余人的后宫警卫的十员女将。拓跋宏知道，连父皇对她们都格外礼敬。“十珠”跪迎时，父皇总要说“平身”。她们行蹲礼时父皇还点头回礼，迥异于对待宦官与其他宫女。

拓跋宏聪颖过人，对太后身边的“十珠”也是格外敬重。拓跋宏还在襁褓中时，每当保母丁保娘奉命带他去慈安宫，“十珠”都会抢着抱他、亲他。绿珠总是抱着他转着圈子忽高忽低地跳舞，逗得他咯咯直乐，所以拓跋宏跟她最亲。太后则让他叫绿珠为“绿姑”。稍微大些，太后命绿珠教他做游戏。太后想念太子了就派她来宣。

拓跋宏仰起头来问绿珠：“太后身体可好？咋不让我去请晨安啦？”

绿珠弯下腰，笑盈盈地说：“太后安康，请太子放心。太后今日早朝去了，所以太子不必去请安了。”



“太后不是不上朝的么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该有大事要商量吧。是皇上让京兆王、任城王两位皇叔来慈安宫恭请太后上朝听政的。”其实绿珠心里明白，两年前，太后已经彻底还政于帝，今日被请去，一定是和最近闹腾了好一阵子、让人格外揪心的那件大事有关系。

老宦官种行一听绿珠的话就暗自思索：这是怎么啦？太后从密定大策诛杀阴谋篡权的丞相乙浑之后，临朝称制^{*}了三年。后来主动还政皇上，如今已经过去两年多了。除了去年突然秘密从牛川回到京师平城，次日早朝时与皇帝同去看了看大臣们之外，一直没去上过朝啊。难道牛川的事情又有什么新的情况了？

种行听说，那日太后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自己在牛川受到监视，回平城路上有三名羽林企图行刺，被发现后那三人立即逃跑。经过一番追捕，为首者自刎，另外两人被擒获。这一番话，把主管宫廷警卫的殿中尚书薛虎子吓得痛哭流涕，连连磕头，坚称不知情，恳请饶命。难道说，幕后指使行刺的人被太后抓住了？

听绿珠的话音，像是皇上特意派了两位位高权重、最年长的皇叔来礼请！这么隆重的礼请，是种行入宫二十多年来从未见过的事情。

朝廷究竟又出什么大事啦？

去年，趁太后去牛川时，皇上突然诛杀了安平侯李弈李太医兄弟三人，及其在京的姻亲二十余人。当年先帝宾天第三日举行累犬护驾仪式时，太后突然扑火自焚，严重烧伤，可是这李弈治愈了太后的。后来又是李太医秘密联络宫内外，帮助太后密定大策诛杀乙浑，立了大功的。种行和几个相知甚深的老宦官当时就担心，性格刚毅、杀伐决断的太后一定咽不下这口恶气，定会为李太医伸冤报仇。若是如此，说不定就会朝廷大乱，甚至还会殃及后宫，连他们这些大宦官都可能受到牵连。结果太后除了上朝一日外啥反应也没有，依旧安安静静地在慈安宫里过着寻常日子，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大气。可是最近他又觉得好像有哪儿不对头，又要出事、出大事。他也不敢问，他天生胆小。

拓跋宏眼珠子咕噜咕噜转了两下，才五岁的他，小脑瓜子自然弄不明白太后

^{*} 临朝称制：也叫临朝听政或临朝专政。指中国古代由皇后、皇太后或者太皇太后等女性统治者代理皇帝执掌国政。

今日怎么上朝去了。他从记事起就没见太后上过朝。只记得太后在早膳后过来板殿看他，搂搂他、亲亲他，和他说话，或者宣他去慈安宫玩。大人的事情他不懂，也没兴趣。他最愿意和冯蕙她们戏耍。他忙不迭地过去揭开慈安宫送来的两个早膳食盒，第一盒每层都是一碗带肉丝的汤饼*，一人一碗，第二盒的三层分别装了三个黍馍、三小碟酱菜和一碟醋。没他吃得好。他知道太后吃的和三姐妹一样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太后吃得还不如他。有一回太后留他在慈安宫吃饭，让御膳房单加了两个菜，才和他平日的膳食差不多。

拓跋宏正在回想她们吃的和自己吃的有啥不同时，御膳房给太子的早膳也送来了。宦官在门口接过两个食盒，打开置于案子上。拓跋宏归座一看，除了汤饼、酱菜、醋一样外，自己有五个小肉馒首，还有一小碗白水羊肉条。他指着肉馒首说：“给她们一人一个，羊肉也分些给她们。”

“是。”

宦官立即照办。冯蕙转头看了一眼两个妹妹，三人齐声道：“谢太子殿下！”

拓跋宏今日吃得特别开心，竟然全都吃光了。种行看他意犹未尽，问他要不要让御膳房再送点什么来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看得出来，冯蕙她们好像还没吃够，特别是薄皮大馅的肉馒首。

“让他们再拿些肉馒首和羊肉来。”

三姐妹一听顿时“哦”地雀跃起来。

四人饱餐之后，拓跋宏接过递来的手巾擦了擦嘴，笑嘻嘻地望着三姐妹说：“咱们今日玩什么？”

冯芸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还玩过家家！”

过家家、藏猫猫、母鸡寻小鸡、猫咪捉老鼠、老鹰捉小鸡等游戏都是奉太后之命带她们玩的绿珠教他们的。有一次玩“过农家”游戏，冯芸当上了妈妈，连姐姐都要听她的话，不管她说什么，姐姐都要回答“是”或者“女儿明白”。所以冯芸特别喜欢这样的游戏，很想再次让姐姐妹妹尊重她，听她的吩咐。

“唔……”冯蕙忽然想起今日太后上朝去了，顿时生了个主意。她面带微笑

* 汤饼：类似今面条，略粗。